

暨南板莊廠百周年
紀念文集

浙江大학교友总会电教新闻中心编

浙江大學出版社

暨南板莊底百年
紀念集 沙孟海題



浙江大학교友总会电教新闻中心编

浙江大學出版社

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

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编
电教新闻中心

* * *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萧山第二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 * *

850×1168 1/32开本 12.75印张 319.8千字

1990年2月第一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I SBN 7-308-00458-9/G·056

精装9.50元 平装：6.50元

目 录

序一	苏步青(1)
学习竺校长的爱国精神、科学态度和崇高的信念	
序二	路甬祥(3)
回忆当年竺校长	谈家桢(7)
回忆竺师教学与办浙大的几件事	陈训慈(12)
学习科学家竺可桢说真话不讲假话	谭其骧(17)
怀念竺可桢老师	沈思屿(21)
北美校友怀念竺校长	马国钧(30)
怀念竺校长	刘奎斗(34)
忆念竺校长	谢觉民(37)
怀念故校长竺可桢先生	马国钧(47)
回忆敬爱的竺校长二三事	吴寿松(62)
纪念我国近代地学的先驱者竺可桢先生	
诞辰100周年	李春芬(67)
南高东大时期的竺可桢教授	施雅风(72)
竺老培植的地理系根深叶茂	严德一(92)
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先驱与南京大学地质系 的创立和发展	徐克勤等(105)
竺可桢先生在气象研究所开办的气象练习 班	陈学溶(111)

竺可桢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杨士林(121)
大力发扬竺校长的办学精神	江希明(138)
竺可桢办学经验与教育改革	程融钜(142)
竺可桢教育思想的特色	缪进鸿(152)
试论竺可桢所提倡的“求是”精神	杨士林 毛正棠(163)
继承发展竺可桢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吴世明(175)
试论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毛正棠(179)
求是——竺可桢思想的核心	张相轮 张立(196)
竺可桢科学思想初探	华民(204)
竺可桢校长的教学思想管窥	
——纪念竺可桢百岁诞辰	林昭(222)
竺可桢教育思想及求是精神对遵义学风的影响	王树仁(230)
竺可桢的体育思想研究	姚廷华(235)
竺校长教导我们勤锻炼强身体多贡献	
	钱英男(248)
大有价值的竺可桢日记	吕东明(253)
试论《竺可桢日记》的记写特色及社会价值	
	毛正棠(264)
“竺学”蠡测	刘操南(274)
竺可桢校长与我父亲张绍忠	张克华(300)
相似的机遇 相反的结局	
——漫谈竺可桢与陈布雷	吴询高(306)
竺校长与他的早期学生胡焕庸先生	杨竹亭(316)
莫逆两师尊 后生堪楷模	
忆故校长竺可桢与理学院院长胡刚复	杨竹亭(320)

竺可桢与赵九章涂长望二教授

我国近代气象科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杨乐长(326)

竺可桢与我国第一个科学团体

——中国科学社…………………竺 宁(336)

竺可桢与浙江大学农学院……………陈锡臣 季道藩(342)

竺校长与浙大医学院……………李天助(350)

竺可桢与图书……………王树仁(353)

竺可桢同志与中小学地理教育……………陈尔寿(357)

竺校长和浙大学生运动……………张哲民(360)

竺可桢校长同他的学生毛汉礼……………范易君(366)

竺校长是如何保护他的学生的

记竺校长两次保护潘家苏的经过……………陈湘芸(368)

虎口救险……………邵全声(371)

竺可桢与他的学生点滴……………唐为根(378)

一位好校长 一个好学生

——竺可桢与于子三运动……………郦伯瑾(382)

后 记……………(399)

序 一

苏步青

人的一生确是短暂的、有限的，但是一生中，为国家、为人民献身于科学、教育事业，这一光辉业绩，则是永恒的、无限的，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竺可桢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伟大人物。

从1936年开始，我和竺老在浙江大学同事十三年之久，他的为人和音容神态至今仍历历在目。竺先生是一位公而忘私的校长。抗日战争开始后，浙江大学被迫四次内迁，竺校长率领全校七百多位师生先去建德，再到吉安、泰和、宜山，最后落脚于遵义及其邻邑湄潭、永兴等地。在前后三年过程中，他负责全校师生的迁移、安全和生活，还随时随地安排学校的教学工作，无暇顾及他自己和家属。竺夫人张侠魂女士就是到泰和时患恶性痢疾而逝世的。当学校搬到赣江上游泰和时，了解到江水年年泛滥成灾，当地老百姓不堪其苦，竺先生立即发动土木系师生协助当地人民，建造起一条防洪长堤，制服了潦患。当地人民至今还记得这桩事，称这条堤为“浙大长堤”。尽管环境如此恶劣，日寇还到处肆虐，在宜山校舍附近投下了一百多颗炸弹，但是浙大师生在竺校长亲自带领下，顶住了这些困难，还在抗战期间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著名的英国科学家、汉学家李约瑟博士1944年访问遵义和湄潭，参观了浙大各系，惊叹不已，赞扬它为“东方的剑桥”。

竺老是科学家，又是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一辈子值得我们

学习。他采用“求是”为浙大校训，胸中怀有教学和科研的宝贵经验，并十分注重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向尊重和爱护教师，多方礼聘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平素关心教师们的生活条件。例如，在《竺可桢日记》中记载着哪一位教师家中人口多少，生活有无困难，等等。特别使我毕生难忘的是，竺老在百忙中，总是关心我个人安危和一家人的内迁问题，特地向当时浙江省主席朱家骅领来一份手令，保证我妻（原籍日本，抗战当时还未加入中国国籍）沿途无事通行。1941年，我一家八口住在湄潭县的一座破庙里，生活十分艰苦，有半年时间靠地瓜蘸盐巴过日子。竺校长亲自到庙里了解情况，千方百计地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其中包括向国民党教育部推荐我当“部聘教授”，使我度过了难关。

明年3月7日是竺老百岁诞辰，浙江大学将出版《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这是一件颂扬竺老丰功伟绩，对教育后代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举动。《文集》着重于怀念竺校长在浙大十三年的生活和他教育方面的伟大成就，并深入研究竺可桢教育思想和详述他的教育功绩。《文集》的问世，无疑地对于推动今后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将起着巨大的作用。我怀着对竺老深切缅怀、万分崇敬的心情，回忆往事，勉草此序，聊以表达景仰之情于万一云耳。

颂曰：教育立国，患难兴邦。先生之德，万古流芳。

1989年秋写于复旦大学

学习竺校长的爱国精神、 科学态度和崇高的信念 (序二)

路甬祥

竺可桢老校长说过：“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当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纪念这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它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是极为宽广的。我们可以也应该从这位老前辈身上学习和汲取的精神营养是极为丰富的。竺校长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一名忠诚战士。他一生奋斗，一生求是，一生为国为民服务，堪称为“品格和学问的伟人”。我觉得，今天我们纪念竺校长，特别应该学习他的强烈的爱国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崇高的坚定的信念。

竺校长一生热爱祖国、一生为国服务，一生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尽职尽责。他的爱国之心是忠诚的，真挚的，始终如一的。他一生经历三个朝代，经受过各种磨难，但从未泯灭过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在他的青年时代，为着改变祖国贫弱落后的面貌，他顽强地勤奋地学习现代科技知识。他认为中国以农立国，万事以农为本，因此，选定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学习农业科技。当他感到美国的大农业与中国的小农经营不甚一致时，又改学当时刚

新兴的气象学，从而转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攻读气象学。还在求学时代，他就积极参加“中国科学社”的活动，把学到的科技知识，通俗地介绍到国内。他在外7年，学成后即刻归国服务。当他看到祖国各地旱潦灾荒频呈，台风年年肆虐，便大声疾呼设立气象台。主要由于他的不懈努力，经过八、九年的苦心经营，才使中国的气象事业得到一定的发展，从而改变了以往仰赖外人的局面。为着培植中国的科技人才，推进中国的高等教育，他不辞辛劳，主持浙江大学达13年之久。特别是在外敌入侵的艰危条件下，率校辗转西迁，不仅保全和培植了数量极为可观的教授和科技人才，而且使浙江大学从一座地方性的大学崛起为全国著名的大学之一。在全国解放前夕，他动员和影响了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之后，他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的领导职务，为社会主义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纵观他的一生，他总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管环境如何复杂，如何艰难，他总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这种炽烈的一贯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特别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竺可桢老校长的严谨治学态度是有口皆碑的。单从他每天记录气温、气压、气象，时刻观察、研究物候现象，每天记写日记，而且几十年如一日的举动，就令人钦佩不已。他自己说过，“我虽然写了不少文章，但一生专门研究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就是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正是有他那种无与伦比的毅力和广博的学识，搜集和整理了中国历代的丰富的资料，并以现代的科学知识加以论证和推断，才使他能在古稀之年，完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篇著名论文，攀登上世界科学的新高程。象竺校长那样勤奋博学，而且取得多方面的成就，在中国科学家中是为数不多的。他所致力研究的工作跨越了许多学科，在气象学、地理学、自然科学史诸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他所从事的科学教学、科学组织领导与科学普及工作，涉及的领域更宽，

影响更大。他在台风研究、季风研究、中国区域气候、农业气候、物候学、气候变迁、自然区划、自然资源综合考察、自然科学史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贡献。

特别应该指出的，竺校长反复强调而且躬体力行的科学家应有的三种态度，即一切以真理为依归；虚怀若谷和专心一致的求是精神，更值得我们继承和仿效。竺校长是一位一辈子老老实实做学问的科学家，一切有抱负有作为的求是学子，都可以从他的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中汲取有益的丰沛的精神营养。

除上所述，竺校长还有一点是非常可贵的，那就是他的崇高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1962年，竺校长以72岁高龄，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而且，他经常向人自称，自己是无产阶级了，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是以切身的体验和新旧社会的比较中才找到了这条道路的。在他的有生之年，是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而且相信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定能实现。他是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学习毛泽东思想，而且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南。对于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学习。

我没有见过竺校长，无缘亲耳聆听他的教诲。但是，老校长的许多感人的事迹，给我的教育和印象都异常深刻。作为晚辈，作为现任浙江大学校长，我深深地感到，从老校长身上可以学习和继承的东西是非常之多的。他的崇高品德，他所具有的强大的凝聚力，都是其他人难以追及的。我们浙江大学有现时这样的规模，这样的社会声誉，是老校长打下的基业。我们浙江大学是与竺可桢这个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纪念竺校长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历任校长，都能继承和发扬竺校长的精神，希望世世代代的求是学子，都能继承和发扬竺校长提倡和培植起来的求是学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

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把浙江大学办成具有中国特色和自身特色的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这就是我此时的心情，我久久积储心头的要说的话。

(1989年10月)

回忆当年竺校长

谈家桢

竺可桢先生是一位学问渊博、胸襟开阔、气质高超，且能容纳各派人才的伟人。因此，各方著名学者，都愿意前来浙大与他共事；并愿聚集在他的周围，为完成“办好浙大”这个艰巨而光荣的目标奋斗。后来不少同事，因事离校，但这股“凝聚力”依然存在，还是保持联系，相互关心，还像欢聚共事一样，各自继续作出新的贡献。

我是怎样与竺先生相识的？我是一个从教会学校出身的学生，但是我只信科学而不信仰宗教。1936年，我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就想回国，早些参加祖国的科学家行列，为发展中国科学事业而奋斗！由于我的导师坚留，推迟了一年。1937年秋又获博士后学位，我决定回国了。当时我的母校东吴大学要我返校任教，我不想去，我嫌那里“洋人”味道太重了。我希望能够到一所我们国家自己办的大学里去，扎扎实实地搞一些科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那时在旧社会里，派系林立，壁垒森严。一个教会学校出身的大学生想进国立大学任教，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事也凑巧，我的一位留美同学，他是在东南大学毕业的，知道我这种情况以后，就替我写信给他的老师胡刚复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推荐，不久，竺可桢校长代表浙江大学给我寄来了聘书，聘我为浙大生物系正教授，每月薪金300元大洋。这样崇高的职位和优厚的薪金在一个年仅28岁的回国留学生来说，确是不易得到的。为

什么竺校长对我这样优厚？我不是他的学生，更不是他同乡亲戚；推荐给他的那位留美同学（朱正元先生）也不是竺先生的及门弟子，仅是一般的师生关系。从这一点看，可以说明：竺先生是“任人唯才”，而是不讲派系的。所以他把像我这样一个“外来人”也聘进来了。后来我还听说：沪江大学出身的涂长望教授和燕京大学来的谭其骧教授等也都由他聘来浙大，并且都得重用。可见他聘用教会学校出身的教授，并非仅我一人。

竺先生对待自己的门生、校友却比客卿教师要严格得多了。浙大迁到遵义时，这时有相当多的一批留学德国和英美的浙大校友回国了。这些校友成绩都是名列前茅，且获博士学位。竺先生认为他们是在本校毕业的，回母校任教要求从严，这样可以使人信服。这些博士因此一律先给讲师待遇，满一年后，再升为副教授。如著名教授徐瑞云、江希明、刘馥英等都是如此。但是他对获博士回来的非浙大校友，则一律以副教授名义聘任起薪。有人说：“竺先生来浙大就任校长，他带来了一大批东南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且付以大权。”这是事实，但却是很有道理。因为这些东大来的教授，绝大部分是极为宝贵的人才。如胡刚复、王季梁、梅光迪和张其昀等都是举国著名的学者，别校想聘也聘不到哩！浙大为什么不要？竺先生在东南大学时，已经深悉他们的学行水平，为什么不把他们请来呢？公正的人，也都懂得中国有句古话“内举不避亲”的。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唯才是用”。当时，浙大数学和生物等系由于教授阵容比较坚强，早已驰誉海内。其余诸系如物理、化学、史地、外文等系，都是在这些教授来浙大后发展起来的，而且办得十分出色，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学系。又如浙大的有些职位，如总务长、分校主任、附中校长等等，遵照当时国家规定：“都要由教授来兼任”。浙大教授都喜欢搞教学和科研，不甚乐意担任行政，可是这些工作却要人来承担。怎么办呢？竺先生往往是带有一半命令的方式委请当年在东大读过书的

及门弟子兼任。如胡家健教授之任总务长，朱正元教授之任附中校长和储润科教授之任永兴分校主任等等就是如此。可是他在聘用这些东大门生之中，偶然也有个别不符合要求的，竺先生总是严肃地对待，请他另去高就，这是尽人皆知的。有些人对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先生有意见，认为他是才大气粗；但我认为：他是竺先生的总参谋，他对浙大的西迁，从考察迁徙点到搬迁定居和理学院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竺先生犹如元帅，他饶有帅才；但是也有不足之处，胡先生是他的好参谋，为之拾遗补缺。而胡先生却少竺先生当元帅的领导能力，所以有人不服，唤他为“胡刚愎”，可是他是一个大有功于浙大的好人。

竺校长出任校长，是十分珍重原校的元老教授的。他出任时确曾把前校长郭任远遗留的一些镇压学生的“党棍”给辞退了，把不称职的教职员调换了岗位；同时又引进了原东南大学任教时的不少同事和学生，这样在浙大就出现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流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这些事，我是这样认识的。在这校事纷纭，快刀斩乱麻的时候，竺先生却把反对郭任远而辞职的蔡邦华、张绍忠，束星北，何增禄等等著名教授都请了回来，并且一一委以重任。对于坚持职守，没有离开的浙大“元老”，如郑晓沧、贝时璋、陈建功、苏步青、李寿恒、吴馥初、周厚复、王国松等等各教授则一一拜访，聘任原职。其中李寿恒教授聘为工学院院长，蔡邦华教授为农学院院长，张绍忠教授为教务长，郑晓沧教授为研究生院院长等等。这许多老教授在竺先生任职期间，都能通力合作，发挥十分巨大的作用。竺先生在杭州，三顾茅庐，还拜访了老校长邵裴子先生，恳请他回浙大主持文科各系。多次访谒马一浮先生，请他出山，来浙大讲学。这都可以说明竺先生对前辈或同辈元老与教授的崇敬与器重了。

竺先生还为我们创造了优越美好的学术研究环境。那是抗战时期，浙大搬迁在偏僻的贵州湄潭荒远的小县城里。那里没有电

灯，大家都用油盏灯燃着灯草点亮，工资因战争总打折扣，而物价又不断上涨，生活比较清苦。可是浙大师生都是以校为家，兢兢业业，心境都很舒畅。就我来说，回顾自己的一生中，最有作为的，就是在这湄潭工作的时期。我的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湄潭县“唐家祠堂”那所土房子里完成的。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好好感谢竺可桢先生，因为他为我们教师创造了这种美好的研究环境。有时，我和同仁王淦昌、苏步青等教授欢聚的时候，回忆那时情景，大家都兴奋地说：“在湄潭，是我们最难忘的时刻。”他们的一些重大成就，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来湄潭参观时，他看到我们在这些土房子里研究出来的震动国外的学术论文，深为感动，并感叹地赞美我们说：“东方的浙江大学可与西方的剑桥大学媲美！”

竺先生离开浙大以后，去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但是他对浙大同仁还是十分关心的。我们每次去北京参加会议，他总是召集我们一起去团聚。他十分关心我们的工作和成就。在广州举行“科学规划讨论会”上，他集合了与浙大有关的师生65人欢聚，同时还为苏步青先生祝寿。一个老校长还记得比他小12岁的一位同事的生日，真是难能可贵。这也可见他对学术和学者的关心。建国以后，我所研究的遗传学，一度受到苏联学派李森科等的排挤，诬为反动伪科学，不准在大学中再教这门课。1957年教授评级时歧视我而未评我一级教授，同时，还强迫我去跟那位没有文化的“中国李森科”去“学习”。这些情况，后来被竺先生知道了。我是批判对象，他却为我不平。在北京中国科学院中，他对人说：“政治不能代替科学，对学术研究怎么可以带政治帽子？”在那样的气氛中，知识分子已是噤若寒蝉，他敢于出来，为坚持真理讲话，我是终生难忘的。

缅怀故人，我是深切地感到我们真正需要继承竺先生的遗风啊！我参加大学教育工作已60年了。纵观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历

史，我深深地认识到办大学而成功的校长只有两个人：其一是蔡元培先生，另一位就是竺可桢先生了。他们两人都具有许多优点，都是胸襟开阔，气度宏伟，都能打破各种思想和学术的派系束缚而广罗人才，去充分发挥各种学术思想和发展各个学术领域。他们自己，则是学有专长，学识渊博。他们非但自己进行学术研究，还能够领导学者们开展各项学术研究。他们不但十分关心别人的研究环境，还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借用几句古话，他们的品格是发强刚毅，学识则溥博渊泉，修已是齐庄中正，对人则宽厚有容。“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磨而不磷、涅而不缁。”真的“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蔡先生之与竺先生相比，蔡先生主持北大时期，是在和平时期，而竺先生接长浙大时期，正好是在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时期，其困难程度当比和平时期要困难得多。竺先生自奉清廉，与浙大师生同甘共苦。学校西迁泰和时，竺夫人病危、病故，他都不能很好照顾料理，他为浙大师生安危，继续到处奔波。全校师生无不感动，凄然泪下。在这民族抗战危急存亡之秋，办好这样一所不断搬迁流亡中的国立大学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我们研究如何开展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希望各有关方面，大家都来总结竺先生的办学经验，要大书特书他的事迹。不仅如此，最最重要的是多启发一些领导人像竺先生那样把周围的人才都凝聚起来，把学校办好。如今全世界各个先进国家，都在提倡教育兴国，都已感到不抓教育是不行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去年(1988)在皇家学会年会上讲：“不重视知识分子的国家，必定走向灭亡。”她对全国科学家讲这些话，是表示她的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美国新任总统布什，在他的总统宣誓大会上也发誓要当一名“教育总统”。他也知道，不抓教育也不行了。我们国家是文明古国，重视教育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可是晚近比这些国家差多了，如果再不急起直追，就危险了。但是怎么赶呢？我认为竺先生的办学是个好榜样，值得举国上下向他学习的。

（1989年）